

The 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, Sin...

来源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eBUhc_t8P0

讲师：

好的，我们继续讲菩提心。这一章是关于生起菩提心的。当我们谈到"生起"时，有一种感觉——就像积累、解构、保存、升级——我说不准，因为其中有一种渴望，渴望真理，渴望更接近真理。

我们可以来谈谈真理吗？记得我们讨论过这个事实：它在那里，但它又不在那里。我用这个来说明，希望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。就是这样——色即空，空即色。一切都显而易见：你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空调开着，花摆在这里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时间是清晰的。

告诉你们，最近我给一个孩子糖果，孩子很喜欢。但你知道，我不应该给太多糖果，所以孩子又来要了。我说，星期六再给你，明天吧。从这件事我学到了一点：孩子根本不知道"明天"是什么。这真是……太棒了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觉醒的时刻！我们这些大人总是被"明天"束缚，而孩子们根本没有"明天"这个概念，这真是太奇妙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我同时也感到难过，因为孩子们迟早会明白这个愚蠢的"明天"是什么。你知道，"明天"就是这样一种时间——它既存在又不存在。

我想，有些事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，比如彩虹、海市蜃楼、月亮在水中的倒影——它存在又不存在，很容易消化。但说到得失、赞扬、批评，哪怕是像"你看起来很年轻"这样很小的一句话，当有人这样说你时，你就会忘记它存在又不存在；同样，当有人说你看起来很憔悴时，你当然也会忘记这一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渴望那个真相—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，生起菩提心。

真心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，因为很多时候，人们把生起菩提心理解为生起爱和慈悲，这当然也可以。但你要知道，尤其是当你理解了我们昨天谈到的三种慈悲层次、三种层次的苦难——特别是两种佛教共通的慈悲和一种大乘特有的慈悲——在这个意义上，菩提心正是方法与智慧的结合，它不仅仅是感到悲伤、同情或共情。你必须明白，菩提心非常伟大。

然而，在生起菩提心的过程中，方法看似非常简单，几乎是神学式的、仪式化的——比如忆念佛陀、与佛陀结缘、与僧伽结缘、阅读、聆听和思考佛法教诲。这里有一个词叫做"忍"或"宽容"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。在大乘佛教中，这不是对无我（anātman）的宽容，而是对绝对空性（śūnyatā）的宽容。

我可能说得有点……你知道，有时在大乘教义中会听到一些大乘沙文主义的言论。比如说，假设你想摆脱轮回，你想达到一种不必再回到轮回的境界，你想斩断痛苦的根源，为此你修习无我，渴望明白"自我"、"我"并不存在，它只是一个被贴上去的标签。但是，这种动机并非菩萨道所说的绝对的、完全的空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首先是被"想要摆脱轮回"的动机所驱使，你想要解脱，想要一种不再回到轮回的平和状态。

所以，如果有人说根本没有解脱，根本没有轮回——就像龙树菩萨所说的那样，龙树菩萨说佛陀也说过类似的话：你从未说过涅槃需要舍弃轮回，你只是说轮回不存在，涅槃即轮回。这两者是有区别的。要能容忍这种说法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境界之中，但完整的境界——当然，自我并不存在，甚至解脱、涅槃、轮回，这一切都不存在——要真正容忍这种信息，你需要有远大的抱负，需要有勇气。

所以，一位菩萨怀着非常宏大的动机而立于此。有了这种宏大的动机，我看到的是：菩萨发愿供养所有佛陀，菩萨愿护持所有佛陀的教义，而不是挑挑拣拣——这个适合我，那个不适合我。因为对菩萨来说，每一种教义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、为了能够显现于世而存在的。菩萨有多种不同的化身，有些请不要问我，因为实在太过浩瀚。

总之，我认为你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：菩萨发愿化现多种化身，愿进入无数佛境，愿圆满十方，愿激发众生的潜能。记住，所有众生都具有佛性，他们需要觉悟才能实现这一点。菩萨亦发愿安住于所有佛境，享用所有佛境的特质与功德。

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，读过《维摩诘经》等经典的人会看到，其中有一段，舍利弗心想：这些石头和尘土怎么能成为佛境呢？然后，净名（维摩诘）回答说，这是因为你没有安住于佛境，不仅如此，你也没有充分运用佛境中的种种功德。在佛性领域中，最终你会把我们所看见的岩石、山崖以及这非常普通、有限、狭窄的人类领域，转化为佛境。

菩萨必须渴望拥有这样的愿力，但他永远无法拥有肉身，也无法拥有像那些在更高位阶修行的崇高菩萨那样的能力。他们如何与世界相处？举个例子，假设我是一位菩萨，我必须在伊斯坦布尔某处度化一个众生，而这个众生只会在某家特定的咖啡馆出现。但这个众生非常难以预测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何时会出现在那家咖啡馆。菩萨可能需要经历一亿世，才能抓住这个机会。但他会前往伊斯坦布尔，每天在那里等待，仅仅为了抓住那一个瞬间，毫无怨言。你明白吗？仅仅为了那一个瞬间，等待永远不会被视为漫长。

这就是我们所渴望拥有的——那种宽容、耐心与能力，甚至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能享受其中。你知道，甚至不要把等待看作是等待，就这样。然后，无论菩萨做什么，哪怕是翻书、削铅笔，或者闻一闻铅笔的味道（我知道它们闻起来很香），菩萨都会发愿，即使是最平凡的行为，也能以某种方式利益众生。在大乘佛法中，最终认为无论菩萨的每一个行为，哪怕是呼吸，都会产生某种意义——最终引导所有众生走向觉悟。

以上是关于生起菩提心的十种不同愿望。好的，我想这些例子也能让你大致了解：当我们谈到生起菩提心时，我们指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烦恼，比如欲望和嫉妒等粗重情绪。对于菩萨来说，烦恼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更具挑战性的是第二个层面——自我现象的概念，以及道路、进步、阶段、方便、解决方案与问题之间的种种分别。生起菩提心，实际上是生起勇气——不仅是为了消除愤怒等情绪，更是为了消除二元对立的分别，这是一种巨大的勇气。

仁波切，我能否提几个问题？我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。

好，没问题。

仁波切，我有两个问题，一个与今天的主题相关，另一个与昨天的主题相关。

第一个问题：我本人是一位求道者，从信奉亚伯拉罕宗教，转而走上佛教之路，已修行了两三年。我目前在我们中心做志愿者。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对佛教持有不同的看法——其中一位信奉世俗主义，认为所有宗教都一样，都遵循非二元论；另一位信奉其他宗教。我的问题是，虽然我在中心做志愿者，但我真的很想让他们成为佛教徒。我有这种渴望，但同时也知道这是执着，因此而受苦。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吗？因为听过你的一些演讲，感觉你也有过类似的想法。

我只是在跟你说，好吗？不是针对那些人——你应该在动机正确的时候去做，要有良好的动机和一颗善良的心。这些人需要听到非二元论，需要听到非极端、非暴力的观点。心地善良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——是的，去做吧。也许随着你技巧的提高，即使挨家挨户敲门，我也不会介意。如果你需要点子，打电话给我，我也会想办法，比如敲窗户之类的。我是认真的，谢谢。

第二个问题：昨天你提到，我们的佛性原本像纯净的玻璃一样清澈，污垢是外来的，并非玻璃本身固有的。我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的佛性是清澈的，那么污垢究竟从哪里来的？是源于我们小时候父母灌输的观念，还是源于我们对佛性本身的表达？如果污垢——尤其是无明的部分——也是佛性的表达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佛性在自我欺骗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当我们认识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时，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再次自我欺骗，因为无明……
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会尽力回答。为了尽可能全面而简洁，我想用两种方式来回答。第二种方式可能要午饭后才能讨论，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深，很重要，应该仔细探讨。第一种方式更偏学术性，更偏向理性思考。

你问的其实是：如果佛性本身是纯净的，那么所有这些烦恼是从哪里产生的？首先，你把两个阶段混淆了——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每个人都会这样。这是我们学习佛教时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，真的非常具有挑战性。

所以，当我们谈论佛性的纯净状态时，大乘佛教徒，尤其是金刚乘佛教徒会问：你说的"发展"是什么意思？根本没有发展，你明白吗？没有分别，因此也没有觉悟，没有"一"，没有轮回，等等。但我们是在佛性本身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讨论的。

现在你谈到另一种情况——我们假设已经存在某种污秽。情况有点像这样：我认为"错误咒语"这个比喻是最好的例子。你安然地睡在床上，做了一个噩梦，比如说一只蜘蛛爬了进来，你惊慌失措。实际上，在你入睡之前，蜘蛛并不存在；在睡眠期间，蜘蛛也不存在。明白吗？

当你醒来时，根本不存在"没有蜘蛛"这种说法，因为蜘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

那么，你现在问我：所有这些关于蜘蛛的条件反射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反问你。如果你问的对象是一位从未经历过"状态阶段"的人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说：在绝对的层面上，没有蜘蛛，因此也没有关于蜘蛛的条件反射，因此也没有摆脱蜘蛛的解脱——蜘蛛根本就没有出现过。这就是终极层面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终极层面。

所以，当你问"第一只蜘蛛是从哪里来的"，你只是在相对层面上提问。在终极层面上，你会明白，对于一个终极的聆听者而言，根本没有蜘蛛。在相对层面上，我会说：是的，文化、传统、习惯模式……诸如此类，这始终是最棘手、最难研究的话题，也确实是最难的话题。

不仅如此，正因为如此——这一点很重要，我要告诉你——正因为如此，佛陀在许多时候传授教义时，他所说的并非真的就是他想表达的。我甚至称之为"灰姑娘式的教义"，他有点像是在编造一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真理太难解释了，所以你需要编造一些东西。如果你问我他编造了什么，或者说他并没有真正说出他心中所想，那么更准确的说法是"方便的教义"。于是，他不再谈论善恶业力、轮回、进步等等。

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到同一件事：这一切都与改变你的维度有关。如果你能够改变维度，达到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状态，你甚至不会再提这些问题。但改变这个维度很难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当前的维度，以至于根本无法理解。比如，你的问题是"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"——你已经在谈论时间了。在终极层面上，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，没有时间的概念。

好，我再举个例子。假设我是你的老师，你是我的学生，你正在向我学习。虽然我是老师，但我完全是个无知的人，只是因为花了更多时间学习，才掌握了更多信息。而你非常投入，真的很渴望学习。实际上，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，只是我的职业。我还是会按照教材教你，不一定会纠正你的每一个错误。就这样，你听着，你练习，然后达到某种境界——好，你今晚就开悟了。

这时你可能会想：哦，你意识到你的老师其实并没有开悟。但听着，因为你已经开悟了，你现在拥有全知，你无所不知。所以你看我，觉得我这个老师没有开悟，你或许会这么想——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在你的眼中，我一直都是开悟的。不仅如此，你永远不会记得曾经有过那段时光，比如某年五月十五日，那时我还没有开悟——那段日子根本不存在。你从未从那一刻起，带着那段时空的记忆回来，一切都完美无缺。这甚至是一种语言层面的问题。

与此同时，我——那个无知的人——会看着你，说你那愚蠢的动作。因为我的感知并不纯净，因为我是无知的。我或许掌握更多信息，但我不懂拉丁语。我把你视为一个未开悟的人，这就是我的感知。这就是悖论之网，它运作良好，非常神奇。

现在，暂且忘掉我可能还不完全懂拉丁语这件事——你即将开悟，即将精通拉丁语。但你的修行是尊重与谦逊，你将永远视我为开悟者，你甚至会像感谢自己一样感谢我，因为我是你整个周遭环境的根

源。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修行，就像另一种说法：好吧，佛性存在，但你需要去发现。

现在，这完全是你的问题——那是什么？你如何理解"我"与"我的本性"之间的联系？你知道，许多其他宗教可能会引入另一个存在，比如神的儿子，你称他为"纯净之人"，与他对话。但在佛教中，情况是这样的：你处于佛性之中，它反映出佛法和僧伽，所以你实际上是在与你自己的倒影对话。这一点在《宝性论》（Pāramitā

Tantra）中有明确的阐释，那是一部关于佛性的论典，非常非常……相当……无论如何，它都是一项重要的研究。

那么，我们午休一下，回来后再讨论更多实际操作的内容。